

古洞非开凿 天然造化

■林新荣

我特意选了个茶花盛开的季节，去大罗山化成洞。

洞中有一株唐茶，据说已经有一千二百年的树龄了。树茎粗壮，高达十余米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每年还照常开花，算不算是个奇迹？！

金河水库旁有个停车场，我们停车下来，沿着石板路，拾级而上。

据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卷一载：“宝岩洞，一名化城（成）洞，怪石玲珑，秀夺天巧。康熙间，仙岩僧天目开辟。”

沿着山道，磐石裸露，岩崖满目。一个个极力从绿丛中挣脱出来，有的斜斜错落，有的单岩孤立，有的左右纵横，它们散布在野草与绿树间。天空湛湛蓝蓝的，飘荡着一些白云，自然有一种天然妙趣。

终于到达化成洞，我们沿着岩壁攀爬，不由在心里想，如此简陋的洞壁，古人是如何在此生活与修行的？

山洞呈螺旋状盘旋，上下联通，有时左右相连，洞穴套着洞穴，明暗相交，唯见窄处极窄，宽处极宽，有时需要低头，有时需要弯腰。正当我转来转去，被转的头晕脑胀之时，出来，竟是两个石砌的洞门。左洞上书“宰相洞府”四字，右洞上书“中岩”二字。民间传说，宋代的化宰相看破红尘，于此出家。然而，这位化宰相又是谁呢？谁也没有答案。倒是“中岩”两字，透着一股古雅之气（后来我又在上面看到“尚岩”二字，落款为康熙甲子）。绝对的古人所书，虽然没有落款，也没有年代。我猜想：这该是天目和尚所书，不然怎么会没有落款呢？这给山洞增添了一丝神秘。

那株名扬中外的千年茶花，就在这些岩石的缝隙间。我俯下身，只见一株树干，竟只剩下半边，还被涂上了白灰。抬头，在树的中段，有一些钢管，还有一根水泥横梁。经过1200年的雷电与风



雨，这树只能靠外力支撑了，所以能够存活下来，已是个奇迹。令我奇怪的是，树的中段（横梁处）又堆积着泥土，难道中段，另长了根须？我有些不解。登上观赏台，虽然下面的根株伤痕累累，遍体鳞伤，但顶上枝叶青青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花蕾，有的已开，有的凋落，有的半开。容颜通红，且红中透亮，极为明艳，有的瓣上朝露竟还未落，露着金色的花蕊，在风中娇艳欲滴。

我站在花前，仿佛是跟生命中的精灵在说话。哦，多少代，多少目光掠过她的叶，她的花，她的根。这历经岁月的容颜，千年前是由谁人种植，千年后又将对谁？朋友告诉我，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树龄最长、树干最高，也是树种最原始的古茶花树。我不由有些痴了。

清朝诗人潘来，写有一首《云端化成》诗：“一片亭亭秀，分来千叶花。八风吹不

坠，长傍法王家。”这是我目前找到的古人唯一写此花的诗。这是少有的佳作。

我们站立在观景台上闲聊。有人说，险要之地，常有别样风景。此话不假。但我想的是，古人行走的难度比我们高，却常能一路出游，一路诗，现在交通发达了，我等却宅在家里，不想出来，真是不应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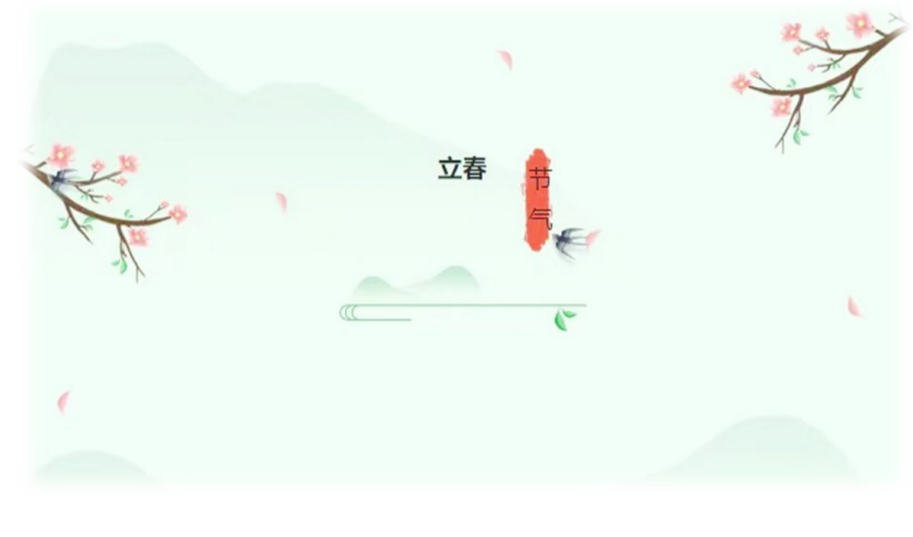
黄云岫，字逸青，清代平阳名士。“玲珑三洞万峰巖，引得游踪俨若仙。路拟羊肠多曲折，天开鹿苑巧钩连。山深灵运应穿履，石巨秦皇未著鞭。登眺却疑霄汉近，氤氲衣袂绕云烟。”他的《化成洞》，正面描写了这种乐趣。颌联的灵运，则是大名鼎鼎的谢灵运，他曾出任温州太守。秦皇，即秦朝的始皇帝，嬴政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秦始皇出巡至东海边，欲到蓬莱仙山上观日出，便命人修筑石桥，但移山填海，谈何容易，于是，秦始皇便求天神挥鞭驱石，结果路两旁的岩石，血迹斑斑。这既是史料，也是民间传说，写在诗里，却体现了诗人的精妙心思，又展现了一种历史感。很是不错。

我上洞、中洞，下洞地穿梭。静下心来，竟隐约地听到流水声。四下寻找，又觅不到流泉。等再静下心来，似乎又消失了。这给我们增加了一丝神秘感——与十余年前，真的不同了，那时的这株茶树枝根很是完整，枝繁叶茂。导游告诉我，李唐宗室李集曾于此避难，此树即他所植。记得我还曾写下一首诗：“李唐宗室植云烟，万壑溪声挂魄圆。劫难一生终过往，岩中修炼已千年。”（《五月初六化成洞参拜千年茶神》）

沿阶而下，山道蜿蜒，随群山起伏——我听着橐橐的回响，和着呼吸声。蓦地，身心（天地）空灵起来，一句话蹦了出来：春山在望，人生可期。于是一路愉快地下山。

立春至，春意生

■张婉婧



盼着盼着，立春终于如约而至。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，是一切美好的开始，怎不叫人欢欣，不叫人雀跃呢。

立春至，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陟负冰。虽然冬的寒意还未完全散去，但是春之圆舞曲已然拉开序幕。立春，是乐谱上的第一个音符，在琴键上弹下第一声后，华丽的乐章便逐渐在琴键上流淌。于是，大地随之颤动。瑞城，在春意萌动里苏醒了。

春天，在大地上立意。最先感受到春意的，莫过于杨柳，湖畔、河堤旁的柳枝迎着料峭的春寒开始吐露新芽，孕育着鹅黄色的叶子。很快，万条将垂下绿丝绦，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，随风摇曳着。鼓词艺人唱，“出门顺风栽杨柳，回家金满满树红”，杨柳呵，袅袅枝条，荡漾在瑞安人的心里。

寺院飞檐下，古朴的风铎听见了春风。香客们点上三炷香，三叩首，再虔诚地将香插进香炉，为亲朋祈求万福。附近的居民坐在板凳上，沐浴在家门口的阳光里，谈论着永远谈不完的人间烟火，等到晚饭时间，去吃上一顿素斋，喝上一碗南瓜小米粥，浑身都是暖洋洋的。

立春美食，当然少不了春饼和春卷。《清嘉录》写，“立春日啖春饼谓之‘咬春’”。走进老巷深处，买上一袋刚出炉的春饼，咬下一口，柔软又劲道。吃春饼，吃春卷，立下一年好光景。初春的鲜嫩蔬菜最是可口，新鲜的萝卜、豆芽、韭菜、菠菜做成内馅，佐以香菇碎、肉丝、豆腐丝，包

进面皮儿，下锅炸至金黄，又酥又脆。汪曾祺笔下的“吃春天”，大抵如此。一道道以春天命名的食品，将春意拢在怀里，在人们的舌尖化开，温暖了味蕾。立春的美食呀，不仅是一道道美味佳肴，更是春的希望。

“立春一年端，种地早盘算”，田埂上，勤于耕种的农人，将希望的种子撒向大地，期待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城市里忙忙碌碌的人们，站在新年伊始，列下春日的计划，希望所有的梦想，都如愿以偿。过了立春便是元宵，你看，忠义街上，张灯结彩，人头攒动，家家店铺敞开大门，迎接四方来客。火红的灯笼映照出人们喜悦的脸庞，街头巷尾，处处洋溢着欢歌笑语。

弹着弹着，春之圆舞曲逐渐奏响，再过不久，油菜花，郁金香，樱花，竞相开放，春色再也藏不住了，满目尽是春意盎然。约上两三好友，或是带着家眷，去桐浦镇赴一场早春的邀约吧。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绿道上，享受静谧的春日暖阳，听闻四周鸟儿鸣啭，叶儿萧萧。身旁，美绝绝伦的油菜花海里，收藏了世间最灿烂的澄黄色。

轻柔的春风吹开了癸卯兔年的日历，显现出古人藏在里头的智慧，同年腊月廿五，又将迎来一个立春。这是一个“双春年”，从开始到结束，都是最美好的。

没有人可以留住时间，但我们能够跨越冬天。熬过了严酷的寒冬，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，愿你我的人生里，总有阳光煦煦，春意融融。



陈年的旧叶
夹成一枚书签
昔日的芦花苍黄了
岁月的额头
这些新鲜的绿意
从心底冒出
多嫩呵
这些经霜的
冰冻的绿意
它们刺破了
生命中厚厚的冻土层
这些多汁的
娇嫩的
看似柔弱的
总会穿过冬天的长夜

嫩绿
■孔令周

往事如风，“消失”的竹巷

■林娜

从北京回到瑞安，我站在邮电南路，怅然若失。高大的市心街牌匾没了，轰隆隆的推土机正在推进，可是竹巷呢？已经“消失”殆尽，仿佛不曾存在过。

竹巷并非如其名那样有竹影婆娑，也不是如其名字那样是一条小巷，其宽度比过去“大街”窄不了多少。竹巷不长，大约只有几百米，南北走向。南面与后街和市心街交界，南口就是柏树巷。柏树巷口有两座门台，坐西朝东的门台就是著名剧作家洪炳文故居花信楼。对门台住的是张姓人家。洪炳文曾外孙女是我高考复习班的同学，她说那时总看见对门小哥哥看书。在瑞安百名博士回家乡时，哥俩双双露面，他们是张文字博士和张文宏博士。

竹巷与后街交界处最是热闹，这里有个公共自来水龙头。那时自来水尚未入户，除了去河里洗衣服，去井边挑水之外，自来水是饮用水。水龙头前经常排长队，遇到大旱，等水的人几乎要排整条竹巷。有人管着自来水龙头，一分钱一担水，交钱放水。我和妹妹拿着两个桶去，每次只能先抬走一桶，第二趟来抬第二桶。我对后边的人千嘱咐万叮咛，这是我的水，我等会来抬。老邻居们笑着说：快走吧，水桶逃不了。乡下堂哥来了，我母亲叫他给我家挑一担水，我拿一分钱追到竹巷。堂哥一边悠悠地挑着水，一边嘟囔：城里连水都要钱。

竹巷12号坐西朝东的李家门台是我同学家，她姨家是竹巷7号，表兄妹都跟我同班。她外婆慈祥美丽又能干，干干净净文雅。家里的菜无论贵贱，总是四菜一汤，摆得漂漂亮亮。外婆说，不能三盘端上来，哪怕抓一把虾皮浸盘也要四盘摆出来。门台里种满了花花草草，门台里



树影婆娑。我同学初中毕业去飞云江农场学会了开拖拉机，是瑞安第一个女拖拉机手，据说瑞安县志里还有记载。后来表哥表妹都是光荣的人民教师。

从李家门台再往前一点就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家，有趣的是，他家叔叔和侄子岁数相差无几，都与我同班。好奇的我总是问了又问：是亲叔叔吗？是亲侄子吗？你叫他叔叔吗？

竹巷12号的对面是机关托儿所，即现在的瑞安市机关幼儿园。那时不叫老师都叫阿姨，所长金阿姨很偏爱我，宁阿姨和蔼可亲，高高瘦瘦的陈阿姨很严肃。我和弟弟妹妹都在机关托儿所长大，两岁的我就被送到托儿所，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。儿时的我去托儿所时，据说哭声能震裂竹巷。我稍大一点，就能带着小我一岁的弟弟，躲过托儿所阿姨的监督，穿过

竹巷偷偷回家。机关托儿所的正门在竹巷朝西，有个朝东的后门开出来就是河埠头的台阶。托儿所旁边有条窄窄的小巷，通到河边，与托儿所的台阶隔几米相望。我离开托儿所上学后，经常拿着衣服或者带鱼，穿过竹巷的小巷到河边。托儿所教唱歌的李阿姨也在河边洗衣服，会感叹地说，都这么大了会洗衣服了。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洗衣服，甩衣服时不小心人掉到了河里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胖有浮力，挣扎了一会儿，一个人灰溜溜地爬上岸回家了。那条河就是现在的邮电南路，瑞安市机关幼儿园大门就开在了过去的后门，路是填河而来的。

竹巷的北口叫“竹巷口”，出来就是“大街”，挨着八角桥。“竹巷口”有个百货公司的仓库和宿舍。我每天从“竹巷口”回家，都经过百货公司宿舍，但是跟里面的姑娘们并无交集。不料几年后与她们相会在涌泉巷。高中毕业后几经蹉跎，我进了外贸家属厂。外贸家属厂在涌泉巷租的农民房，不承想百货公司家属厂也办在涌泉巷。邻居们议论说：百货公司家属厂里最难看的姑娘也比外贸家属厂最漂亮的姑娘好看！我上大学时，听见有人议论：都说浙江姑娘漂亮，为啥这几个浙江姑娘都不漂亮？我把我当年在外贸家属厂与百货公司家属厂姑娘的差距告诉她们，闻者无不大笑。我高中女班长非常美丽，她就是百货公司家属。不知道是不是竹巷养人，我家是从竹巷拐到后河街了，我没沾到竹巷美丽的风水。

如今竹巷不在了，往事还在。往事并不随着竹巷的消失而消失，我几个同学的身份证地址都还是竹巷。竹巷留在了人们的心中。回不去的旅途中，消失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

长大后女儿成了妈妈

■钱玉琴

正月初一那天，我打开春节联欢晚会黄绮珊、希林娜依·高演唱的《妈妈是女儿》的视频，歌曲以书信对话方式演绎母女内心的独白，我从头到尾静静地听完，不知不觉潸然泪下。歌词质朴无华，娓娓道来母女之间藏在细节里的爱，却深深走进我们内心深处，狠狠击中我们的泪点。

如同歌词中妈妈所云：“不担心的人啊，一定不做妈妈。”是呀，这是天底下多少妈妈真实心声。从孩子呱呱坠地，到我们生命最后阖上眼睛的那一刻为止，孩子就一直藏在我们的中心。我妈有六个孩子，曾形象地这样说过“一个孩子一根肚肠”。孩子只有有一天成为父母的时候，才能感受到这份无私的爱。

“放手如果是一门功课，妈妈一生没通过”，担心背后也是爱，这里面情感让多少父母子女爱恨纠缠羁绊，一生欲罢不能。妈妈的唠叨诸如“早上吃饭了吗，按时睡觉了吗，累不累”，但是对于长大的女儿来说，“不想对你撒谎啊又怕你难过，如果让你知道，却会令我很愧疚，你的嘘寒问暖，我知道是为我好的，但又让我觉得，我不曾被信任着”。

爱从来不会是和风细雨，也会有狂风骤雨的时候。但每次吵完，妈妈还是忘记了所有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成为妈妈之前是女儿，我曾经也是如此对待妈妈。少年的自尊心很强，总觉得妈妈不够爱我，粗暴的爱伤害了我的自尊，一直和妈保持着距离。面对妈妈的责骂，我经常会以“你不要管我”怼过去，任性不听话。直到工作之后那年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，需要手术，妈妈知道后不知如何是好，她喃喃自语道：“你的病都给我生了吧！”一句朴实无华的话，让我感受到妈妈深沉的爱。术后的反应让我痛不欲生，妈妈心疼地流着泪，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叫来护士。我又做了一回妈的女儿。

和妈妈真正的和解，是自己做了妈妈，才那么深刻地知道做妈妈的辛苦和不易，特别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妈妈是多么了不起，把我们六个子女全部送到学

校。一块坚冰慢慢被融化，这些年和妈妈在公园里手牵手散步，感觉到做妈妈的孩子无比的幸福。

作为妈妈，为了女儿我也是倾心倾力付出，但女儿小学一年级时问我：妈妈，你爱我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我气急败坏，我如此爱你你女儿体会不到我的爱。现在想来，我那时还不懂得爱，更多的是担心而不是信任。担心带来控制，而很有灵性的女儿，如我当年一样倔强不受母亲的管束，一次次气得我捶胸顿足，战争时上演战火经常弥漫。

痛定思痛，我选择下定决心改变自己，但战胜自己又谈何容易。心火窜到头顶熊熊燃烧，面对愤怒的自己只能忍耐，慢慢冷静下来直至熄火，如同唐僧取经一路上经历不知多少次考验，但有时仍会重蹈覆辙。一次，女儿面对升学压力情绪爆发，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，看到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，听着她对我发脾气，我什么也没说也没生气，好一会儿过去了，女儿突然抱着我嚎啕大哭：“妈妈，你好像菩萨一样慈悲，我不是故意的！”是呀，孩子，之前是妈妈错了，现在是你多少次的磨炼才令我慢慢领悟，领悟到爱是所有的允许和深深的接纳。

去年的母亲节，女儿给我写了一封信，称之我为“钱美女”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”我在一篇散文或讲座上发自肺腑告白：感谢妈妈，带我来到这个世界；感谢女儿，让我脱胎换骨生命重生。

“我的孩子啊，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不够好，你是最好的女儿，请相信自己。”这是歌词最后的一句。我也是如此，觉得女儿是最好的，与成绩无关。我相信女儿今后生命会很幸福很美，因为妈妈坚定的爱和祝福，是给予女儿生命最好的养料。

从不谙世事的女儿，到如今的为人母，回首已是半个世纪。希望我是让父母放心的女儿，是无条件爱女儿的妈妈。为此，我愿意一路跋涉在修行之路，与有缘路过的你分享成长的喜悦。